

四
六
叢
話

四六叢話卷五

烏程 孫梅輯

賦三二

唐舒元興牡丹賦序云吾子獨不見張荊公之爲人乎
斯人信丈夫也然吾觀其文集之首有荔枝賦焉荔枝
信美矣然而不出一果所與牡丹何異但問其所賦之
旨何如皮日休桃花賦序云余嘗慕宋廣平之爲相貞
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
覩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
其爲人三序意同梅花賦人皆知之荔枝賦則人未有

用之者何耶然梅花賦今不傳近徐子方以江右所刊者出觀其文猥陋非惟不類唐人亦全不成語不善於作僞者也

癸辛雜識

彭晉叟福州侯官人亦有學文亦奇肄業京庠每試多居首選胡穎爲浙西憲政尙猛厲物情不安彭因僞作臺章以脅之有尼僧爲之表裏使以稟示之曰得之臺中行且上矣胡懼就致禱約以獲免當以數萬爲謝已而月課不及胡遂作臺長江古心書歷述所聞以謝之古心下京府名捕時正放堂試賦題出王言如絲彭爲首冠破題云王妙心緯言關化機於未布以先謹有如

絲之至微揭曉之際彭已置理乃以次名代之獄成黥
隸貴州久之宛轉自如得至靜江適當詔歲入貢闈爲
編欄遇都吏一子於場中口授三卷得預薦送吏深德
之未有以報乃爲之謀曰經幹潘公謚汝鄉人也盍往
歸之彭以呈面爲難又命之作劄吾當爲通潘見其辭
藻粲然亟令來見深愛其才而革面無策爲之重歎曰
吾當思一策以處旣數日乃曰得其說矣使其戎服介
之經帥府時姚橘洲希得領桂管因從容爲地且令脩
一儷函爲贄彭退思數日未能措詞乃往見潘求教潘
爲之思有頃拊髀曰吾已得一聯矣曰失邯鄲之步爲

吾黨羞借荊州之階以軍禮見使緒成之且爲點定約
日導之以前橘洲庭見之彭趨入拜如儀乃以贅士橘
洲觀之喜甚詳詢始末畱之書院授以文選使分類之
以觀其能否未幾書成橘洲益喜使諸子師之橘洲入
爲文昌兼夕拜使與俱行繳駁之章多出其手復出入
無間輒登市樓恣肆無忌爲人指目聞於當路於是逮
治填配押回元隸所橘洲亦以此去國

同上

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爲國學第一人驟爲怪嶮之語學
者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
痛懲凡爲新文者一切弃黜時體爲之一變歐陽之功

也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苗聖人發公曰此必劉
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刺試官刷乃以大朱筆橫抹之自
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旣而果幾也復
數年公爲御試考官而幾在庭公曰除惡務力今必痛
斥輕薄予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主上收精藏
明於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旣黜乃吳人蕭稷
也是時試堯舜性之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高五帝
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爲第一人
及唱名乃劉輝人有識之者曰此劉幾也易名矣公愕
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賦有內積安行之德蓋稟於

天公以爲積近於學改爲蘊人莫不以公爲知言

夢溪

筆談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士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適值進士御試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尙在乞別命題上極愛其不隱

同上

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窗賦一竅初啟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歟飛類化作鴛鴦之後又土牛賦飲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塞度關倘許疑函谷之丸封

同上

崔融爲瓦松賦云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

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耶成式以昔耶爲瓦松殊不知昔耶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葉何成式亦自不識

同上

阮思道子昌齡醜陋吃訥聰敏絕人年十七入海州試海不揚波賦卽席一筆而成文不加點其警句云收碣石之宿霧斂蒼梧之夕雲八月雲槎泛寒光而靜去三山神闕湛清影以遙連

四六話

蔡中郎琴賦云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按藏摧嵇叔夜亦云徘徊顧慕擁鬱抑按桓盤毓養從容祕

玩人知藏摧毓養四字之妙雖試手調絃已勝常人十年
春渚紀聞

紹興初省闈試兼聽盡天下之美賦魁卷第六韻云三千同德誰云大武之有慙四七合謀孰謂中興之未盡美則美矣惜有慙二字乃成湯非武王也左傳季札觀周樂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札言蓋本書仲虺之詰得來有慙二字豈可借用

褒牖閒評

東哲餅賦云春饅頭夏薄持秋起搜冬湯餅四時皆宜惟牢九乎初不知牢九是何物後讀蘇東坡詩云豈惟

牢九薦古味要使真一流天漿雖東坡殆亦未知牢九

果何物耳

按蘇軾遊博羅香積寺詩自註東哲餅賦饅頭薄持起搜牢九而賦彙載東哲餅賦薄持

作壯起搜作起搜牢九作牢九殆傳本各異此條則仍軾註而載之

同上

詞人多用割字東坡後赤壁賦割然長嘯草木振動割之一字蓋出於莊子內篇養生主內庖丁解牛砉然騞然奏刀騞然騞割雖不同而古字音聲相近者皆通用敬齋古今雜

杜牧晚晴賦睹八九之紅芰芰菱屬也菱花色黃而不紅杜旣言紅又以比美女則當指芙蕖也杜誤以芰爲

蓮

同上

王延壽王孫賦載於古文苑其辭有云顏狀類乎老翁
軀體似乎小兒謂猴也乃知杜詩顏狀老翁爲蓋出於
此容齋續筆

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側次敘元無定格故有三
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爲韻是也有四韻者蕤英賦以呈
瑞聖朝舞馬賦以奏之大一作天廷丹甌賦以國有豐年

泰階六符賦以元亨利貞爲韻是也有五韻者金莖賦
以日華川上動爲韻是也有六韻者止水魍魎人鏡三
統指歸信及豚魚洪鐘待撞君子德音東郊朝日蜡日
祈天宗樂德訓胄子諸篇是也有七韻者日再中射已

之鵠觀紫極舞五聲聽政諸篇是也八韻有二平六側者六瑞賦以儉故能廣被褐懷玉日五色賦以日麗九華聖符土德徑寸珠賦以澤浸四荒非寶遠物爲韻是也有三平五側者宣耀門觀試舉人以君聖臣肅謹擇多士懸法象魏以正月之吉懸法象魏元酒以薦天明德有古遺味五色土以王子畢封依以建社通天臺以洪臺獨出浮景在下幽蘭以遠芳襲人悠久不絕日月合璧以兩曜相合候之不差金柅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動爲韻是也有五平三側者金用礪以商高宗命傳說之官爲韻是也有六平二側者旗賦以風日雲舒軍容

清肅爲韻是也自太和以後始以八韻爲常唐莊宗時嘗覆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後從諫則聖爲賦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所出韻乃五平三側大爲識者所訾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國朝太平興國二年九月始詔自今廣文館及諸州府禮部試進士律賦並以平側次用韻其後又有不依次者至今循之

同上

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子雲逐貧賦韓公進學解擬東方朔客難柳子晉問篇擬枚乘七發貞符擬劇秦美新黃魯直跋奚移文擬王子淵僮約皆極

文章之妙逐貧一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
纔百餘字今人蓋有未之見者輒錄於此云楊子遁世
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
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守

一作志

呼貧與語汝在六極

投棄荒遐好爲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穉嬉戲土沙居
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
受訶久爲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全人皆稻
粱我獨藜藿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爲樂不繁
徒行負賃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露
體露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職汝之爲舍汝

遠竄崐崙之巔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
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我隨
載沈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
汝去矣勿復久畱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
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崇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爲典
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羣
貧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室華屋崇高流
酒爲池積肉爲嶠是用鵠樹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
無侮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耐
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戾不干

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既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逝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游息唐宣宗時有文士王振自稱紫邏山人有送窮辭一篇引韓吏部爲說其文意亦工

同上

案野客叢書僕觀逐貧賦備載於古文苑藝文類聚洪氏何未之見乎送窮文雖祖逐貧賦然亦與王延壽夢賦相類文公之後王振又作送窮辭矣亦知子厚之後孫樵又作乞巧對乎樵又作逐痞鬼文其源

正出於逐貧賦

又案三省吾身六句宜在子獨無虞之下豈容齋原本誤耶

唐昭宗乾寧二年試進士刑部尙書崔凝下二十五人放榜後先詔翰林學士陸展祕書監馮渥於武德殿前復試但放十五人自狀頭張貽範以下重落其六人許再入舉場四人所試最下不許再入其再試也詩賦各兩篇內良工獻問賦以太宗問工人木心不正脈理皆邪若何道理十七字皆取五聲字依輪次以雙周隔句爲韻限三百二十字有黃滔者是年及第閩人也九世

孫沃爲吉州永豐宰刊其遺文初試復試凡三賦皆在焉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兩字爲韻釋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惡終篇只押兩韻良弓獻問賦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隨聲爲賦格於是第一韻尾句云資國祚之崇崇上平聲也第二韻垂寶祚於縣縣下平聲也第三韻曾非唯唯上聲也第四韻露其言而粲粲去聲也而闕入聲一韻賦韻如是前所未有亦云可笑矣

容齋四筆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爲題寓悲傷之旨如吳融徐寅諸人是也黃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有明皇回駕經馬嵬坡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

認朱臉之啼痕，袞雲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
比翼不如於飛鳥羽衛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顏愴恨。
覺紅袖以難畱，神仙表態忽零落以無歸。雨露恩波已
沾濡而不及六馬歸秦，却經過於此地。九泉隔越幾悽
惻於平生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
朽攀素綆以胡顏青銅有恨也。從零落於秋風，碧落無
情寧解流傳於夜壑。荒涼四面花朝而不見朱顏滴瀝
千尋雨夜而空啼碧溜莫可追尋玉樹之歌聲邈矣最
堪惆悵金瓶之咽處依然館娃宮云花顏縹緲欺樹裏
之春風銀焰熒煌却城頭之曉色恨畱山鳥啼百草之

春紅愁寄隴雲鎖四天之暮碧遺堵塵空幾踐羣遊之
鹿滄洲月在寧銷怒觸之濤陳皇后因賦復寵云已爲
無雨之期空懸夢寐終自凌雲之製能致煙霄秋色云
空三楚之暮天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白
日上昇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論功晝夜姮娥
之奔月非優凡此數十聯皆研確有情致若夫格律之
卑則自當時體如此耳

同上

李義山賦怪物言佞魑讒醜貪魑曲盡小人之情狀螭
魅之夏鼎也

困學紀聞

元次山惡圓曰寧方爲阜不圓爲卿范文正靈烏賦曰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

同上

傅元琴賦齊桓曰號鍾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焦尾伯喈曰綠綺宋書樂志曰世云焦尾伯喈琴以傅氏言之非伯喈也今按蔡邕傳注引琴賦序相如綠綺蔡邕焦尾宋志恐誤

同上

玩物喪志志爲物所役也李文饒通犀帶賦以美服珍玩近於觸機虞公滅而垂棘返壯武殘而龍劒飛先哲所以聞義則服防患則微昭侯委佩而去宣子辭環以歸此可爲玩物之戒

同上

獨孤馴象世以爲工子雲甘泉晚而悔作晏元獻謂賦

也獨孤綬放馴象賦云返諸林邑之野歸爾梁山之隅

時在偃兵豈嬰乎燧尾上惟賤賄寧恤乎焚軀

同上

唐律賦雞鳴度關云念秦關之百二難逞狠心笑齊客

之三千不如雞口

同上

紹興中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第四韻用運籌帷帳考

官謂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徹棘以語周益公益

公曰史記云運籌帷帳之中非誤也淳熙中省試人主

之勢重萬鈞賦第一聯有用洪鐘二字者考官哂之洪

文敏典舉聞之曰張平子西京賦洪鐘萬鈞此必該洽

之士遂預選紹興中四明試航琛越水詩有用東坡趙

趨二字而黜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其幸不幸如此同
上

東都之季清議扶之而有餘強秦之末壯士守之而不

足

前輩作風俗萬世之基末韻

直聰明而有作無作聰明由仁義以

安行非行仁義

同上

非刀匕是其膳宰舉席間之解釋椎鑿而上輪人議堂

上之書此工執藝事以諫賦聯也

同上

庾信哀江南賦章蔓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呂氏春秋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迎鐘赤章蔓支諫不用斷轂而行

至衛七日而夙繇亡

同上

晁無咎求志賦訊黃石以吉凶兮棊十二而星羅曰由
小棊大兮何有顛沛謂靈棊經也異苑云十二棊卜出
自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東方朔
密以占衆事

同上

馮衍賦云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未詳所出
水經注引墨子曰舜漁濩澤今墨子尙賢篇曰舜漁雷
澤堯得之服澤之陽服字疑卽濩字

同上

王無功遊北山賦序云余周人也本家於祁永嘉之際
扈遷江左地實儒素人多高烈穆公銜建元之恥歸於

洛陽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始則晉陽之開國終
乃安康之受田其賦云白牛溪裏岡巒四峙信茲山之
奧域昔吾兄之所止許由避地張超成市察俗刪詩依
經正史組帶青衿鏘鏘儼儼階庭禮樂生徒杞梓山似
尼邱泉疑泗渙又注云此溪之集門人常以百數河南
董恆南陽程元中山賈瓊河南薛收太山姚義太原溫
彥博京兆杜淹等十餘人稱爲俊穎而姚義慷慨同儕
方之仲由薛收以理達方莊周

同上

無功答馮子華書曰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
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

高人姚義常謂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
溟高深極矣

同上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始賜第一人
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
足惟下正詎聞公餽之欹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
重遂以爲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
泰遂以爲第一人

歸田錄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爲第一賦
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纖草
何知尙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

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爲言雖鄙俚亦著題也 同上

祥符中西蜀有二舉人同硯席旣得舉行至劍門張亞子廟已昏晚大風雪不可夜行遂禱於神各占其得且祈夢爲信草草就廟廡下席地而寢入夜風雪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晝俄傳道自遠而至皆岳瀆貴神也旣席賓主勸酌二子大懼潛起伏暗處觀焉酒行一神曰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人曰以鑄鼎象物爲題旣而諸神皆一韻且各刪改商榷又久之遂畢朗然誦之曰當召作狀元者魂魄受之二子默喜私相語

曰此正爲我二人發將曉見神各起致別傳呼出廟而
去視廟中寂然如故二子素聰警盡記其賦亟寫於書
帙後無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至御試二子坐東
西廊御題果出鑄鼎象物賦韻脚盡合東廊者下筆思
廟所書懵然無一字不能上口閒關過西廊問之西廊
者望見東來者曰御題驗矣我乃不能記子幸無隱也
東廊者曰我正欲問子也於是二子各憤怒不得意草
草信筆而出唱名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爽旣見印賣
賦二子比廟中所記無一字異也二子嘆息始悟

放言

巖下

昔人多喜言仲長統所爲史言其少不應州郡辟命嘗以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云云斯言信美然吾以其言事本末考之乃徒有是言耳范史徒錄其言更不復辨後生遂概以爲高世遠引之士李文饒知止賦云仲旣得於清曠雖文饒猶然人固亦易欺耶

玉澗雜書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

一作

賜第一人及

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爲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

餅熟成一韻者爲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爲第一

歸田錄

揚州爲淮甸一都會自唐已名繁盛向有王觀通叟考古駢今撫事千餘條劾汴都以爲賦今館中及揚州有本輝每謂建康六朝故都又爲代邸興王之地亦應揄揚以亞雅頌雖聞江寧尉崔禮者嘗有此作而文不記其事

清波雜志

陸機以齊王罔矜功自伐作豪士賦刺之乃託身於成都王穎此在恩怨愛憎之間爾處危亂而用心若此又濟之以貪權喜功雖欲苟全得乎

避暑錄話

祭遵死范升上疏曰斯大漢厚下安人之德所以累世
十餘厯載數百杜篤論都賦曰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
惠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厯歲三百然漢家至此纔二
百餘年耳或謂數百或謂三百無乃過乎大抵文人紀
年多不甚契勘

野客叢書

東坡詩曰蒼茫瞰奔流又曰愁度奔河蒼茫間趙注謂
蒼茫二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先生所用乃是仄聲
蒼字廣韻音麤朗反而茫字上聲皆不收不知先生所
用出處以俟博聞僕觀揚雄校獵賦鴻濛沈茫字音莽
同上

小宋狀元謂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原遠游中語僕觀相如美人賦又出於宋玉好色賦蔡邕又擬之爲協和賦曹植爲靜思賦陳琳爲止欲賦王粲爲閑邪賦應瑒爲正情賦張華爲永懷賦江淹爲麗色賦沈約爲麗人賦轉輾規倣以至於今

同上

淮南子應劭注堯之時窳窳封豨鑿齒皆爲人害鑿齒齒長五尺似鑿故長楊賦秦封豕其士窳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

芥隱筆記

天台山賦瀑布飛流而界道所以徐凝有界破青山色孰謂其惡而無所自邪

同上

書從兄少虛書後公試聖人肆筆成書賦薛叔雲元鼎
魁文固佳而兄之賦云元聖有作斯文在茲惟得書之
體也故肆筆以成之兄自少習書未嘗作賦時方兼經
一出而爭誦之

攻媿集

鄭屯田賦集序先生姓鄭氏唐之名族後累世居福州
少時以孝文集書囊爲殿帷賦魁其鄉繼以玉路建太
常賦入太學人多傳誦尋寓四明開門受徒來者雲委
躬孝友之行該貫羣經多有講解旁通子史百家年至
四十五紹興三十年始登科文備衆體尤工於賦源流
李唐諸名公出入二元元祐三李之間集古人所長而

藻思絕人興寄高邁聞見層出講明題意立詞用韻精切平妥古語隨用奔湊筆端而一語不出程度之外元祐有域中有四大先生作域中四大王居一有輿議稱太平人猶議其率先生有太平無象皆突過前人不可企及讀之熟知之深者方服其理明而辭順蓋古文之有韻者也鑰年及弱冠侍親游宦而歸始得登門時亦羸成賦篇及見先生機杼望洋向若而嘆一意摹倣先生時猶未第間作一篇俟諸生既畢始出之迴出人上視瞠乎若後者又引進之嘗曰前四韻固當加工然皆有規矩前輩以妙意英辭震耀人耳目者多在後四韻

而學者忽之致讀者無味雖舜琴歌南風可謂傑作先生猶曰後三韻皆空矣其嚴如此閱諸生所作語雖工或引經史全句屬對可觀而意實不貫者皆所不取每令人讀堯舜不能化朱象大舜五十而慕富歲子弟多賴等賦以爲韻韻有意終篇尙有餘味可以爲法或有一字切題旣不可對而又與題字相犯者謂不若置之送聯如以禮爲翼之以翼星而配禮之類先生作詔諸儒講五經則曰厥後孝章開白虎之名蓋亦遵於此詔魯秉周禮云不然何以韓宣子見易象與春秋知周禮之盡在魯鑄服膺有素旣沾殘膏以竊名第老猶不敢

忘命兒輩收纂先生舊作僅得三十篇兒輩又以鑰少
作八篇綴於後此編不惟筌蹄而已亦不求傳於世區
區辭費如許不惟人笑之亦竊自笑姑使子孫知師承
之自爾先生諱鏐字剛中官至屯田郎嘗爲主上小學
教授近錄其後又特加贈官云

同上

介甫云日高青女尙橫陳又云水歸洲渚得橫陳用楞
嚴於橫陳時味如嚼蠟事唐李義山小憐玉體橫陳夜
已報周師入晉陽唐張薦靈怪集東蔡女鬼與裴紹祖
詩云橫陳君不御惟知思不絕漢魏文章宋玉諷賦主
人之女歌曰內怵惕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旁橫陳

蓋本於此

猗覺寮雜誌

本朝以詞賦取士雖雕蟲篆刻而賦有極工者往往寓意深遠遺詞超詣其得人亦多矣自廢詩賦以後無復有高妙之作昔中書舍人孫何漢公著論曰唐有天下科試愈盛自武德正觀之後至正元元和已還名儒鉅賢比比而出有宗經立言如邱明馬遷者有傳道行教如孟某揚雄者有馳騁管晏上下班范者有凌轢顏謝詆訶徐庾者如陸宣公裴晉公皆負王佐之器而猶以舉子事業飛騰聲稱韓退之柳子厚皇甫持正皆好古者也尙刻意雕琢曲盡其妙持文衡者豈不知詩賦策

問之近古也蓋策問之目不過禮樂刑政兵戎賦輿歲
時災祥吏治得失可以備擬可以曼衍故汗漫而難校
澶涔而少工詞多陳熟理無適莫惟詩賦之制非學優
才高不能當也破巨題期於百中壓強韻示有餘地驅
駕典故渾然無跡引用經籍若已有之詠輕近之物則
託興雅重命詞峻整述樸素之事則立言迥麗析理明
白其或氣燄飛動而語無孟浪藻續交錯而體不卑弱
頌國政則金石之奏間發歌物瑞則雲日之華相照觀
其命句可以見學植之淺深卽其構思可以覘器業之
大小窮體物之妙極緣情之旨識春秋之富豔洞詩人

之麗則能從事於斯者始可以言賦家流也其論作賦之工如此非過也

寓簡

張芸叟治平初赴春試時馮當世主文柄以公生明爲賦題芸叟誤疊押明字試罷自分黜矣及榜出乃居第四芸叟每竊自念省場中鹵莽乃爾然未嘗輒以語人也至元祐中芸叟以祕書監使契丹當世畱守北門經由始修門生之敬置酒甚歡酒半當世謂芸叟曰京頃作知舉時祕監賦中重疊用韻以論策甚佳因自爲改去擢置優等尙記憶否芸叟方飲不覺杯墮懷中於是再三愧謝前輩成人之美如此

揮麈後錄

宋鄭公庠省試良玉不琢賦號爲擅場時太宗胥內翰
偃考之酷愛必謂非二宋不能作之奈何重疊押韻一
韻有瓊奇擅名及而無刻畫之名之句深惜之密與自
改擅名爲擅聲後埒之於第一迨發試卷果鄭公也胥
公孳孳於後進故天聖明道間得譽於時

湘山野錄

咸平中翰林李昌武宗諤初知制誥至西掖追故事獨
無紫薇自別野移植聞今庭中者院老吏相傳猶是昌
武手植晏元獻寫賦於壁曰得自羊野來從召園有昔
日之絳老無當時之仲文觀茂悅以懷舊指蔽蒂以思
人

同上

安鴻漸有清才秋賦警句曰陳王閣上生幾點之青苔

謝客門前染一溪之寒水

同上

嚴僕射續以位高寡學爲時取鄙江文蔚嘗作蟹賦譏續略曰外視多足中無寸腸又有口裏雌黃每失途於相沫胸中戈甲嘗聚衆以橫行之句續深赧之

同上

晏元獻爲參知政事仁宗親政與同列皆罷知亳州先有摘其爲章懿太后墓誌不言帝所生以自結者然亦不免俱去一日游渦水見蛙有躍而登木捕蟬者旣得之口不能容乃相與墜地遂作蝟蛙賦略云匿藁質以潛進跳輕軀而猛噬雖多口以連獲終扼吭而弗制歐

陽文忠滁州之貶作憎蠅賦晚以濮廟事亦厭言者屢困不已又作憎蚊賦蘇子瞻揚州題詩之謗作黠鼠賦皆不能無芥蒂於中而發於言欲茹之不可故惟知道者爲能忘心

避暑錄話

壽皇未嘗忘中興之圖曾作春賦有曰予將觀登臺之熙熙包八荒之爲家穆然若東風之振槁灑然若膏雨之萌芽生生之德無時不佳又何羨乎炫目之芳華示徐本中命其校訂曾覲因譖徐云上春賦本中在外言曾爲潤色壽皇頗不悅本中自知閣換集殿修撰江東漕後許國用此典故換文階端平間試詞科出壽皇春

賦頌試者皆不知之此無過五十年間事士大夫罔聞之矣

貴耳集

阜陵在位上庠月書前列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私試閔雨有志乎民賦魁劉大譽第六韻云雨暘固自於天感召豈有所主倘調變得人則斯可有節而聚歛無度則亦能不雨此或未明閔之何補不見商霖未作相傳說於高宗漢旱欲蘇烹桑羊於孝武未幾趙溫叔罷相

齊東野語

禮器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松柏之有心也鄭注云四物於天下最得氣之本或柔紉於外或和澤於內

用此不變傷也然則謂柔紉於外亦以筠爲竹皮歟後
世例以筠配松直以筠爲竹自齊梁以來皆然齊王融
風賦靡輕筠之碧葉泛曾松之翠枝梁吳均吳城賦亭
梧百尺階筠萬丈

攷考質疑

李翱賦云衆囂囂而雜處兮咸嘆老而嗟卑顧予心獨
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文忠屢稱之觀老杜漢陰有鹿
門滄海有靈查焉能學衆口咄咄空谷嗟正同此意

溪詩話

東坡赤壁賦多用史記語如杯盤狼藉歸而謀諸婦皆
滑稽傳正襟危坐日者傳舉綱得魚龜筴傳開戶視之

不見其處則如神女賦所謂以文爲戲者

浩然齋雅談

甫里有杞菊賦東坡有後杞菊賦張南軒有續賦夏樞密亦有續賦亦各有意

同上

石林詞誰採蘋花寄與又悵望蘭舟容與或以爲重押韻遂改爲寄取殊無義理蓋容與之與自音豫乃去聲也揚子雲河東賦云靈輿安步風流容與注天子之容服而安豫與讀爲豫漢禮樂志練時日澹容與注閑舒貌皆去聲

同上

少陵嘗果栗斂開

或作斂

周繇賦云開栗弋之紫斂貫休

詩云新蟬避栗斂又云栗不知斂落按集韻斂側九切

草紋蹙也卽栗蓬耳

案廣韻蹙初紀切音剌齧也無側尤切平聲攷貫休集作栗歛注栗

蓬也集韻蒲尤切

縛平聲革紋蹙也字从皮不从欠據

此則歛當作縠草紋亦當是革紋之誤又案貫休詩以

栗縠對菱縠固當作縠杜詩本作栗罔以對樵同
徑則又不必改作栗縠矣今就原文訂證之

嘗讀漢人之賦鋪張闡麗唐至於宋未有及者蓋自唐

以後文士之才力盡用於詩如李杜之歌行元白之唱

和序事叢蔚寫物雄麗小者十餘韻大者百餘韻皆用

賦體作詩此亦漢人之所未有也予謂賈誼之過秦陸

機之辨亡皆賦體也大抵屈宋以下以賦爲文莊周荀

卿子二書體義聲律下句用事無非賦者自屈宋以後

爲賦而二漢特盛遂不可加唐至於宋則復變爲詩皆

賦之變體也

項氏家說

某恭聞徽祖宣和末將下罪已詔學士王孝迪當直不
召顧謂輔臣曰非小字不能作遂召肅愍公公初不在
北門既至辭以非職守不許遂授以聖意下筆蹙蹙不
數刻進御今載在國史與三代訓誥竝驅蓋千百年間
詔令所未有也晚讀魚計堂賦瞻麗超軼如此則施之
大手筆固宜絕人遠甚

放翁題跋

案肅愍公卽宇文虛中

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舉放進士鄭朗等
三十三人後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詔中書舍人王起知

制誥白居易重試駁放盧公亮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
白公集有奏狀論此事大略云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
來論奏者甚衆蓋以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
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冊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
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於驚忙幸皆成就
若比禮部所試事較不同及駁放公亮等勅文以爲孤
竹管賦出於周禮正經閱其程試之文多是不知本末
乃知唐試進士不禁挾書太宗初出卮言日出賦題孫
何等不知所出相率叩殿檻乞上指示之上爲陳大義
景德二年御試天道猶張弓賦後禮部貢院言近年進

士惟鈔略古今文體懷挾入試昨者御試以正經命題
多惜所出則知題目不示以出處也大中祥符元年試
禮部進士內出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摹印以示
之至景祐元年始詔御藥院御試日進士題目具經史
所出摹印給之更不許上請同上

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後山詩話

秦惠文有琴一曰宣和二曰閑邪故夏侯湛琴賦云聊
閑邪於五絃兮翼宣和於萬里古琴疏

宋賈似道家有李商隱正書月賦悅生古迹記

案梅舊有擬月賦一篇以玉溪生彭陽公爲緣起蓋

取諸此也

賦門魚鑰十五卷進士馬偁撰編集唐蔣防而下至本朝宋祁諸家律賦格訣

直齋書錄解題

鄭獬毅夫皇祐進士廷試園邱象天賦時獬與滕甫俱有場屋聲甫賦首曰大禮必簡園丘自然自謂人莫能及獬但倒一字曰禮大必簡丘園自然甫聞之大服果居其次云

同上

黎逢石硯賦云琢而磨之其滑如砥欲研精而染翰在虛中而貯水水隨暈而環周墨游光而黛起明而未融是以參用久而不渝故以爲美成器尚古徵闕里於素

王匠法增華參會稽之內史又云一拳之石取其堅一
勺之水取其淨又云對此大匠厠諸鴻筆見珍於殺青
之晨爲用於草元之日

研譜

夏竦父故錢氏臣歸朝爲禁侍竦幼學於姚鉉使爲水
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
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又益之得六千字以示鉉
鉉喜曰可教矣十七善屬文竦字子喬

溫公瑣語

杜城有別墅亭館林池爲城南之最牧之之賦亦曰余
之思歸兮走杜陵之西道巖曲泉深地平木老隴雲秦
樹風高霜早周臺漢園斜陽衰草

游城南記

文章以不蹈襲爲難昌黎之文如水中鹽味色裏膠青
未嘗不用事而未嘗見其用事之迹盡去陳言足起八
代之衰然或者又謂坐茂樹濯清泉卽選詩飲石泉蔭
松柏也飄輕裾翳長袖卽洛神揚輕袿翳修袖也昌黎
豈有學人言語亦偶然相類杜牧之阿房宮賦六王畢
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修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
秦民竭秦君滅儕輩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又是祖長
城賦句法矣牧之云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
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
乍驚宮車過也輶轡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盛言秦之

奢侈楊敬之作華山賦有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螳蜋臺九層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焚咸陽矣華山賦杜司徒佑常稱之牧之乃佑孫亦是倣敬之所作信矣文章不蹈襲爲難也野客叢書或讀阿房宮賦至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擊節歎以爲善形容廣大僕謂蓋體魏卞蘭許昌宮賦曰其陰則望舒涼室羲和溫房隆冬御絺盛夏重裘一字之深邃致寒暑於陰陽非出於此乎

瑞桂堂暇錄

孫何榜太宗自定試題卮言日出賦顧謂侍臣曰比來

舉子浮薄不求義理務以敏速相尚今此題淵奧故使
研窮意義庶澆薄之風可漸革也言未已錢易進卷子
太宗大怒叱出之自是科場不開者十年

東軒筆錄

正素處士張舉字子厚毘陵人治平初試春官司馬溫
公主文賦公生明以第四人登第

蒙齋筆談

平曾以憑人傲物多犯忌諱竟沒於縣曹遊蜀川謁少
師李固言相公獻雪山賦一首言雪山雖茲潔白之狀
疊嶂攢峯夏日清寒而無草木華茂爲人採掇以李公
罕作文章廢其庠序也相公讀賦命推出曾曾不踰旬
又獻鯨魚賦言此魚觸物而怒翻身上波爲鵝鳶所

獲柰魴鱖之笑何相公覽賦笑曰昔趙元叔之狂簡袁伯彥之機捷無以過焉然愛其文采不至深罪知相公之用心也

雲溪友議

王禹玉年二十許就揚州秋解試瑚璉賦韻端木賜爲宗廟之器滿場中多第二韻用木字云惟彼聖人與有端木禹玉獨於第六韻用之上晞顏氏願爲可鑄之金下笑宰予恥作不雕之木則其奇巧亦異矣哉

懶真子

天聖中鄧州秋舉主文乃唐州一職官鬚鬢皓

一作皓然

有輕薄後生前曰舉人所係甚大願先生無渴睡旣引試賦桐始華以姑洗之月桐始華矣依次用韻滿場閣

筆不下復至簾前啓曰難韻見困願易之主文曰老人渴睡不能卒易可來日再見訪是夜主文遯去

同上

王彥祖慶歷二年方勝冠廷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罷寢旅舍一人告之曰今年未當中第君若中選賦題天字在下君當之中選皆然今題天字在上第二字是以知其未也及唱名果不預選次舉春試不利於禮部八月再預廷試蓋軫象天地賦又復黜至皇祐五年免解赴禮部前以臥疾困眠夢至一大府見二人因懇求平生祿命二人笑不荅再叩來年得失其人指面前池水曰但此頭分流君卽登第覺以爲無理而池不能分流

無中第望矣久之乃悟卽更名汾以符水分之兆及試
禮部嚴父莫大於配天賦廷試園邱象天皆中高選其
後召試學士院又賦明王謹於事天得帖館職皆符夢
中之言也

灑水燕談錄

林文節連爲開封府南廟第一廷試皆屬以魁選仁宗
亦遣近璫伺其程文畢先進呈時試民監賦破題云天
監不遠民心可知比至上前一近侍旁觀忽吐舌蓋惡
其語忌也仁宗由是不樂亟付考官依格考核考官之
意不欲置之上等入第三甲而得章子平卷破題云運
啟元聖天臨兆民上幸詳定幕次卽以進呈上曰此祖

宗之事朕何足以當之遂擢爲第一

石林燕語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修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粘之殿壁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陳修吟誦此聯淒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貲奩甚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翥興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

與咸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日特命加

一資 鶴林玉露

陳元裕嘗主文衡出大椿八千歲爲春秋賦滿場破題
皆閣筆焉遂自作云物數有極椿齡獨長以歲歷八千
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又見蔡曼卿稱賞上舍熊元用
節十四歲作君人成天地之化賦破云物產於地形成
於天賴君人之有作成化工之未全二賦四柱皆出人
意表眞所謂作賦手也 螢雪叢說

往年上庠湯黃中試秋燕已如客詩破題近人方賀厦
如客已驚秋以厦對秋假一作權借用字也陳傅良作仲

秋教治兵賦破題雖諸夏之偃武必仲秋而治兵原其所作皆有自來豈非得張喬月中桂之遺意耶所謂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是也六吟八韻能於借對只得一二警聯便自高人一著作者不可不知

同上

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軸略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多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爲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況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

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賦因客吹洞簫而有怨慕之聲以此漫問謂舉酒相屬凌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聲乃若哀怨何也蓋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終歸於安在況吾與子寄蜉蝣於天地哀我生之須臾宜其託遺響而悲也雖然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風山月用之無盡取之不竭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盞更酌而向之感慨冰釋矣東坡步驟太史公者也

鶴林玉露

張詠嘗作聲賦雖未能高致絕俗然豪邁有理致明游
有勸詠以聲賦贄先達者詠曰取一第乃欲用吾聲賦
耶其自負如此

儒林公議

廌謂少游曰比見東坡言少游文章如美玉無瑕又琢
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少游曰某少時用意作賦習
貫已成誠如所諭點檢不破不畏磨難然自以華弱爲
婉邢和叔嘗曰子之文銖兩不差非秤上秤來乃等子
等來也廌曰人之文章闊達者失之太踈謹嚴者失之
太弱少游之文詞雖華而氣古事備而意高如鐘鼎然
其體質規模質重而簡易其刻劃篆文則後之鑄師莫

彷彿宜乎東坡稱之爲天下奇作也

師友談記

少游言小賦如人之元首而破題二句乃其眉惟貴氣貌有以動人故先擇事之至精至當者先用之使觀之便知妙用然後第二韻探原題意之所從來須便用議論第三韻方立議論明其旨趣第四韻結斷其說以明題意思全備第五韻或引事或反說第七韻反說或要終立義第八韻卒章尤要好意思爾

同上

少游言賦中工夫不厭子細先尋字以押官韻及先作諸隔句凡押官韻須是穩熟瀏亮使人讀之不覺牽強如和人詩不似和人詩也

同上

少游云賦中用事惟要處置才見題便類聚事實看緊慢分布在八韻中如事多者便須精擇其可用者用之可以不用者棄之不必惑于多愛留之徒爲累耳如事少者須於合用者先占下別處要用不可那移

同上

少游言賦中用事如天然全具屬對親確者固爲上如長短不等對屬不確者須別自用其語而裁剪之不可全務古語而有疵病也譬如以金爲器一則無縫而甚陋一則有縫而甚佳然則與其無縫而陋不若有縫而佳也有縫而佳且猶貴之無縫而佳則可知矣

同上

少游言賦中用事須主客分明當取一君二民之義借

如六字句中兩字最緊卽須用四字爲客兩字爲主其爲客者必須協順賓從成就其主使於句中煥然明白不可使主客紛然也

同上

少游言賦家句脉自與雜文不同雜文語句或長或短一在於人至於賦則一言一字必要聲律凡所言語須當用意屈折斲磨須令協於格調然後用之不協律義理雖是無益也

同上

少游言凡賦句全藉牽合而成其初兩事甚不相侔以言貫穿之便可爲吾所用此鍊句之工也

同上

少游言今賦乃江左文章凋敝之餘風非漢賦之比也

國朝前輩多循唐格文冗事迂獨宋范曄鄭數公得名於世至于嘉祐之末治平之間賦格始備廢二十餘年而復用當時之風未易得也已

同上

少游言賦之說雖工巧如此要之是何等文字廌曰觀少游之說作賦正如填樂曲爾少游曰誠然夫作曲雖文章卓越而不協於律其聲不和作賦何用好文章只以智巧飭餽爲偶儷而已若論與文非可同日語也朝廷用此格以取人而士欲合其格不可柰何也

同上

衆禽中唯鶴標致高逸其次鷺亦閒野不俗後之人形於賦詠者不少而規然祇及羽毛飛鳴之間鮑明遠鶴

賦云鍾浮曠之藻思抱清迴之明心此乃奇語也杜牧
之晚晴賦云忽八九之紅菱如婦如女墮藥顰顏似見
放棄白鷺潛來邈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如慕悅其容
媚雖語近於纖豔然亦善比興者

庚溪詩話

文昌雜錄云余讀江南錄邱孟陽有賦名嘗夢一官人
延入一第中具飲其旁几上有書一卷孟陽展讀謂曰
斯乃吾所述賦稿何至茲乎其人曰昔公焚之時吾得
之矣孟陽因就求之荅曰他日若至衡山必當奉還後
官至衡州茶陵令乞致仕卒於衡州今世言焚故書必
毀而後燔之益可信也

漁隱叢話

金史傳郝天挺元好問嘗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之賦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家分裂緝綴或篇章句讀之不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

浩然齋雅談

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虛其辭受者必當其實蘭此賦豈吾實哉昔吾邱壽王一陳寶鼎何武等徒以歌頌猶受金帛之賜蘭事雖不諒義足嘉也今賜牛一頭由是遂見親敬

魏略

魏國初建事多兼闕故黃初三年始奉璧朝賀何承天云魏元會儀無存者案何楨許都賦云元正大饗壇彼

西南旗幕峩峩檐宇宏深王沈正會賦又曰華幄映于
飛雲朱幕張於前庭絙青帷于兩階象紫極之崢嶸延
百辟于和門等尊卑而奉璋此則大饗悉在城外不在
宮內也臣案魏司空王朗奏事曰故事正月朔賀殿下
設兩百華鐙對於二階之間端門設庭燎火炬端門外
設五尺三尺鐙月照星明雖夜猶晝矣如此則不在城
外也何王二賦本不在洛京何云許都賦時在許昌也
王賦又云朝四國于東巡亦賦許昌正會也晉武帝世
更定元會注今有咸寧注是也傳元元會賦曰考夏后
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採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

此則兼採衆代可知矣

宋志

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蠱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也月令莫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曰陽氣和暖鮪魚時至將取以薦寢廟故因是乘舟禊于名川也論語莫春浴乎沂洎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于水濱蓋出此也邕之言然張衡南都賦祓於陽濱又是也或用秋漢書八月祓于霸上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又是用七月十四日也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

同上

劉晝制賦一首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吟諷不輟以呈

魏收收謂人曰賦名六合甚愚及見其賦又愚於名

書

禮儀志屬車案台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爲八十一乘漢遵不改業初屬車備八十一乘至三年二月帝嫌其多問起居部郎閭毗毗曰臣其字文愷參詳故實此起于秦遂爲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

隋書

盧思道爲孤鴻賦其序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游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羣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以下皆分庭致禮

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驚拙性實踈嬾
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
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外和有少氣疾分符坐嘯作守
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囂務旣屏魚鳥爲隣有離羣
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
賞玩旣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于陸羽儀盛也
揚子曰鴻飛冥冥騫翥高也淮南云東歸碣石遶溽暑
也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祈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
高韻鵷鸞已降罕見其儔而鍛翮牆陰偶影獨立唼喋
糝稗雞鶩爲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

身事慨然多緒乃爲之賦聊以自慰云

北史

元宗紀天寶十三載上御勤政樓試四制科舉人策外加詩賦各一首制舉加詩賦自此始也

舊唐書

進士科起于隋大業中是時猶試策高宗朝劉思立加進士雜文建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乃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皆試策三道太和八年禮部復罷進士議論而試詩賦文宗從內出題以試進士謂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題所試差勝乃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苟無其人不必充數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

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

唐志

王績隋大業中應孝悌廉潔舉授揚州六合縣丞非其所好棄官還鄉里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嘗遊北山因爲北山賦以見志

同上

蘇轍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轍茯苓賦恨不得見全集

宋史

夏文莊公竦幼負才藻超邁不羣時年十二有試公以放宮人賦者公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其略曰降鳳詔於丹陛出蛾眉於六宮夜雨未回儼鬢雲于簾戶秋風漸曉失釵燕于房櫳又曰莫不喜極如夢心搖若驚踟躕

而玉趾無力眊眊而橫波漸傾鸞鑑重開已有歸鴻之
勢鳳笙將罷皆爲別鶴之聲于時銀箭初殘瓊宮乍曉
星眸爭別於天仗蓮臉競辭于庭沼行分而掖路深沈
步緩而回廊繚繞嫦娥偷藥幾年而不出蟾宮遼鶴思
家一旦而却歸華表

避暑錄話

錢君倚云漢書律歷志鈞著一月之象又云輔弼執玉
以翼天子科場舉人以爲賦題著疑是者玉疑是之字
監本之誤也吳春卿殿試聖有謨訓賦用荅揚二字自
謂頗工考官張希顏不曉云只有對揚休命豈有荅揚
者耶傍一人云荅卽對也乃及時文也遂加一抹宋宣

獻公綏編排卷子知其誤不敢移易也

江鄰幾雜志

兒子于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卧聽之未半躍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憤憤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

東坡尺牘

禮部韻略所分字有絕不近人情者如東之與冬清之與青至于隔韻不通用而爲四聲切韻之學者必强立說然終爲非是如撰字至列于上去三韻中仍義訓不一紹興二十年省闈舉子兼經出易簡天下之理得賦予爲參詳官有點檢試卷官蜀士杜華云簡字韻甚窄

若撰字必在所用然唯撰述之撰乃可爾如雜物撰德
體天地之撰異夫三子者之撰欠伸撰杖履之類皆不
可用予以白知舉請揭榜示于衆何通遠諫議初亦難
之子曰倘舉場皆落韻如何出手乃自書一榜榜才出
八廂邏卒以爲逐舉未嘗有此例卽錄以報主者士人
滿簾前上請予爲逐一剖析然後退又靜之與靚其義
一也而以靜爲上聲靚爲去聲案漢書賈誼鵬鳥賦淡
乎若深淵之靚顏師古注靚與靜同史記正作靜揚雄
甘泉賦暗暗靚深注靚卽靜字耳今析入兩音殊爲非

理 容齋五筆

程文斲雕爲樸賦第四韻結聯云圭磨嶽鎮歸璞玉以
全眞礪去山雲表瓦罇而務德愚恐無此理鎮圭雲礪
古人制度非漢人所斲之雕且斲雕者史臣形容反樸
之意耳

黃氏日鈔

四六叢話卷五

畢